

追憶似水流年

宋 立

如果要把人的一生分為零零散散的片段的話，那麼在毛毛這個19歲的大姑娘眼裏童年無疑是最色彩斑斕的一段夢了。毛毛的確是個愛做夢的女孩，她總喜歡托着下巴靠在窗邊天馬行空地做着些不着邊際的白日夢。其實她並不快樂，人越大，彷彿就意味着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，可毛毛就是那麼不願長大，她的心靈情願永遠停留在她記憶深處那段快樂的日子裏。

夏天意味着多姿多彩、充實愉快的暑假生活，意味着逃離功課的孩子享受有冰激淋，有兒時玩伴的繽紛節目。那時候的毛毛性情開朗得就像一個男孩子。搭秘密基地、捉蝌蚪、打水仗……玩得不亦樂乎。她總能想出一些鬼點子逗大家開心，清清爽爽的短髮配短褲，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舞出別樣的精彩。

孩子總是童趣未泯，毛毛更是如此，她和樓下的一群孩子比起了養小雞的遊戲，一元一隻的小雞仔，在他們的精心呵護下羽翼漸漸豐滿。每次看到他們，都會撲騰着翅膀「咯咯咯」地直叫喚呢！鄰家男孩在花壇邊看到了一隻跛腳小雞，毛毛看了很是心疼，決心拿回去好好照看。在她和男孩每天的細心看護下，小雞竟然一天天地健康成長了。在他們彼此的心中，都那麼簡單地守着一片對純潔的愛的嚮往，孩子的善良和純真在他們身上閃閃發光。

到了晚上，街坊鄰里都熱熱鬧鬧地搬出椅子納涼，聊着嗑

兒。至於天性活潑的毛毛，自然是停不下來的，跑東家、串西家，難怪隔壁阿婆總是用略帶責怪的慈愛口吻說：「你個毛毛，真像一陣風，人多往哪扎，就不見你乖乖坐着休息。」之後，便拿出早已準備的瓜子和滷水花生招待可愛的毛毛。其實毛毛知道，阿婆是疼她呢！捨不得說她的。只要毛毛一做鬼臉，阿婆就「撲嗤」笑了，臉上的皺紋也會隨着阿婆的笑聲和緩地舒展開來。

那時的毛毛也愛做夢，也愛托着腮幫子望向窗外，想着甚麼時候自己才能長成個大姑娘，甚麼時候也能像茜茜公主那樣穿上好漂亮的裙子當個真正的淑女，而不是像個假小子似的活蹦亂跳。如今，毛毛儼然已實現了當初的夢想，飄逸的長髮，飛舞的裙襬，可以像個大人般思考學習，可毛毛卻發現，她似乎做錯了決定，這樣的生活是她真正需要的麼？

自從搬家後，毛毛和兒時玩伴便少了很多聯繫。他們搬進了更好的屋子、更舒適的環境，媽媽說：「悶了有大電視看，有電腦玩，比和那群甚麼都不懂的孩子一起有趣多了。」剛開始，毛毛確實很開心，29吋的大電視，多爽啊，還有那些益智的電腦遊戲，可漸漸的，當每天的生活周而復始，只剩下這些時，毛毛才忽然懷念起了童年的滋味。她常問媽媽自己可不可以再回到那個地方，那個兒時的快樂天堂。媽媽卻說：「你們都長大了，怎麼可能再像小時候那麼親密呢？人還是該隨着時代走，難道現在的生活不好嗎？」毛毛默默地搖了搖頭，如今再望向窗外，首先映入眼簾的不是兒時綠油油的大草坪，而是那一道道防盜窗，還有那硬邦邦冷冰冰的水泥馬路。

毛毛也曾回老家看過，可是隔着厚厚的鐵門，她卻沒有了進去的勇氣，她感覺一切都變了，以前阿婆總會在暖洋洋的陽光下打毛衣。如今取而代之的卻是厚實的大鐵門，阻斷了毛毛

的夢，毛毛的憧憬。如果時代發展，城市變遷帶來的是更多人與人間解不開的心結，那麼它的意義又在何處呢？如果人心也像這城市一樣上了一道道防盜窗，一扇扇鐵門，那麼人與人之間又談何信任和交流呢？城市的變遷帶來的是造福人類的益，還是在不知不覺間禁錮了我們的行動和思想呢？

毛毛不敢想也不願多想，她只是覺得如果能再回到過去那該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。如果生活進步能帶給她快樂，她也毋須去思考那麼多。毛毛很內向，她甚至不願多出去走走，因為她覺得即使出去，她也只是形單影隻的一個人，街上的匆匆忙忙的行人也不會多看她一眼，她最多也只是對着窗外做着一些甜蜜的夢。

昨晚，她又做了同一個夢，夢到在老家後面的那片綠油油的大草坪上，她和她的夥伴們領着各自的小雞在散步，咯咯咯，咯咯咯……